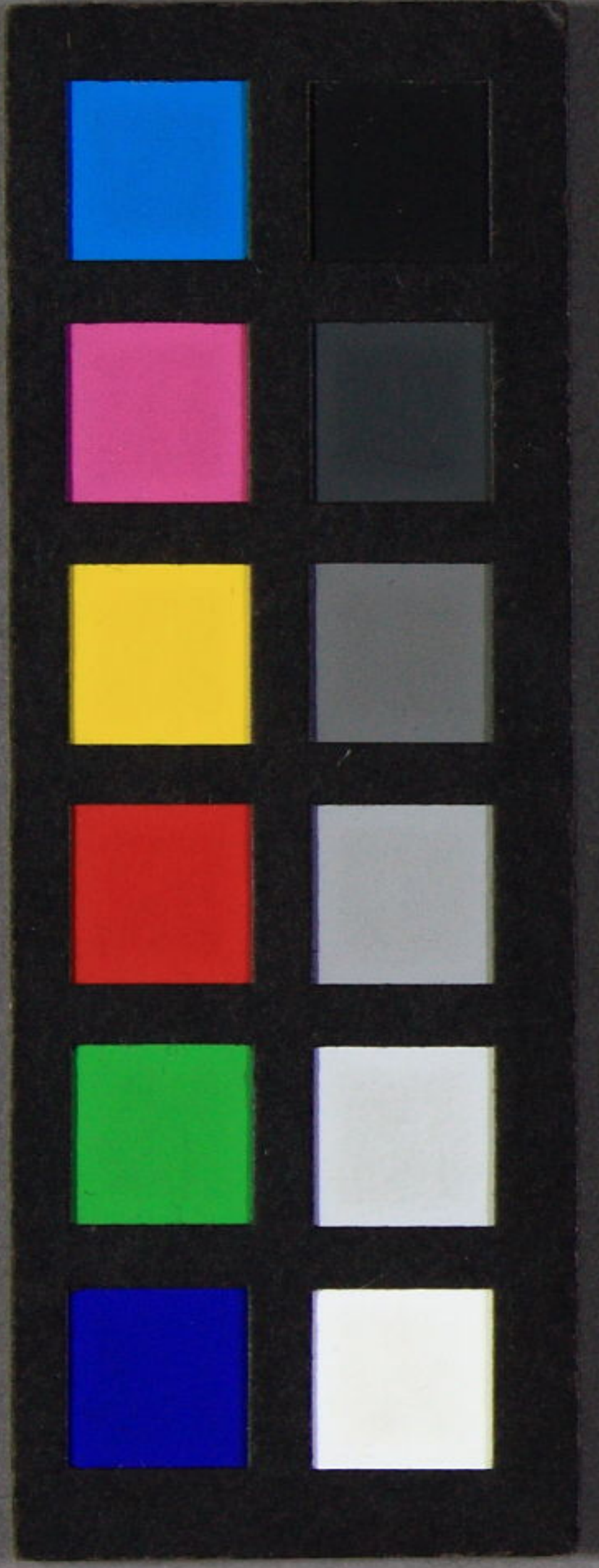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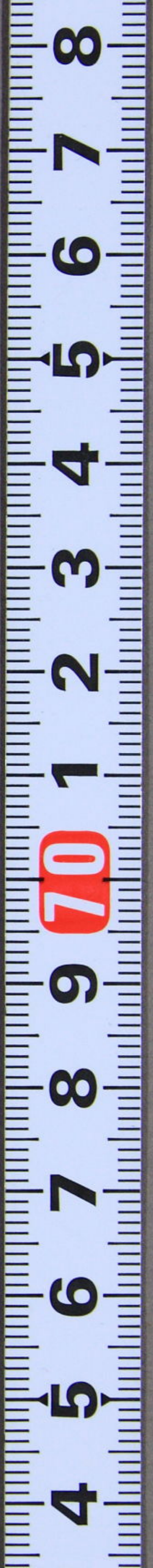


青楓亭趕子

花鼓戲

特別
A19
3305
7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119
3305
7

水鏡

青楓亭赶子

<2006-114>

青楓亭赶子



正旦唱 啞子吃黃連苦在心。世間上最苦周桂英。人人都說黃連苦。
 奴比黃連苦十分。奴夫名貿易外出三載。杳無音信好回程。
 大娘在家起狠心。將奴打在磨房中。奴在磨房不得閑。
 晚上挨磨到天光。望梅止渴空思想。画餅難充腹內飢。
 白奴家周桂英。夫君貿易外出。杳無音信回來。大娘在家起
 下不良之心。將奴打至磨房。晚。挨磨。奴在磨房生下一子
 孩。未來去。有了十三載。今日瞞過大娘。一來東京找尋夫
 君。二來打听孩兒的下落。收拾行李赶路下。
 旦唱 奴在磨房忙收拾。随手帶去兩扇門。包袱雨傘隨身帶。

一心想要奔東京城。

小唱

天生苦來地生苦。惟有我吉保生得苦。世間苦有黃連苦。

我比黃連苦十分。張元秀不是我親生父。打得皮破肉見骨。

左思右想去計較。要往外面找尋我娘親。

老唱

想起來。好伤心。張元秀去子掘嗣宗。自古道理根三夜風搖撼。

難比深山樹一根。要趕蛟兒轉回程。

白兒吓。你那裡急走。為父在這裡急趕。你那裡緩走。為父

的這裡緩趕。兒吓。為父的這裡來了吓。

旦唱

不却走。不却行。不却來到半路中。先前紅日当头照。

霎時間只見大雨淋。大雨不息忙行步。那管前面路不平。

行到此處抬頭看。前面一所歇涼亭。低頭且把涼亭進。

躲避風雨趕路程。

白且住外面狂風大雨。不免暫過涼亭內面。躲避一時候。等

風微雨細再來趕路。

小唱

急忙走往前行。

那管前面路不平。先前紅日当头照。

一時又被大雨淋。走上前來抬頭看。前面一所歇涼亭。

几步且把涼亭進。躲避公。趕路程。

老唱

趕吉保。往前行。年近老。路難行。白道家打不得困出走。

野鴉打起滿山飛。趕到此處抬頭看。前面一所歇涼亭。

白且住趕來趕去趕到此間。急時不見。敢莫上了天。上天去

路。敢莫下了地。下地去門。又在那裏。前面有所涼亭。待

我前去看來。原來是青楓亭。想是我兒趕得慌急慌忙。躲

在亭子內面去了。待我進亭看時，吓呀來得不湊巧，元來一位娘子在此睡覺，有人知道，說我張元秀趕子回家，有些不知道的，豈不說我男女授受不親，不免跳出亭外，冒叫几声，張吉保，張吉保吓我的兒，吓好，今老汉回家便罷，如若不然，手執拐杖打進亭來，結果兒的性命。生白媽救命吓。旦白救昏之沉，一時醒，猛然間睜开了昏花眼。小白媽救命吓。

旦唱又只見學生喊救命。行出涼亭抬頭看。

老白張吉保你好，今為父的回家，如若不然，手執拐杖結果兒的性命。

旦唱又只見公之打學生。老公之你的拐杖多少重。

休要打坏小学生。老公之打坏了年少人。

老生白這娘子你往那里去呢！旦白我嗎是往東京去的。老生

白娘子往東京是往上路，我趕我的孩兒是往下路，与你何

干何涉，旦白公之不必如此，待我劝解你的孩兒回家就是。

老生白小娘子劝得我的孩兒回家，这就老汉感情不浅，旦白

公之請，老生白娘子請了，哈，好賢德娘子，旦白這學生你

何不同你的公之回去，小生白媽之那我就去，旦白你怎样

不去，小白我要找尋我的親娘，旦白少待還要面过公之，老

白小娘子可以劝解我的孩兒沒有，旦白劝解不從，老白小娘

子，原說不要管我的閑事，待我一拐杖結果他的性命，旦白

公之不必如此待我二次劝你的孩兒回家就是，老白有勞娘子

功得我兒回家，慢說老汉感情不淺，就是我媽在家也感情不淺。旦白公之請，老白娘子請，旦白這學生家住那姓什名誰，小生白媽之吓一言難足。

小生敬請媽之你是听，孩兒言來听分明。到于今不知何名何姓。張元秀不是我的親生父。我也不是他的親生子。要到外面四处尋，尋找我的苦娘親。

旦白這學生說話其中必有原故，還要會過公之。老白小娘子這下劝解沒有，旦白沒有劝解。老白小娘子原說不要管老汉閑事，待我将拐杖結果他的性命。旦白公之打死不如放生，放生不如賤賣，老白我不放生，也不賤賣，旦白公之外面風狂雨大，不免進亭躲避風雨，待奴家慢之劝解你的孩兒回家。

再求趕路，豈不是好。老白娘子言之有礼。旦白公之請，老白娘子請，旦白公之請見一礼。老白有礼奉还，旦白公之請坐。老白凉亭内面那有坐位，旦白青石板上打坐。老白一同居位，旦白請向公之高姓大名，老白老汉姓張名元秀，旦白原來是元秀公之請見一礼。老白先前見過了礼的，旦白又道礼多人不怪，旦白公之多大年几老白老汉今年纔得七十三岁，旦白好高壽，老白也未見得。旦白你家媽之多大年几，老白两只牯牛下田坡，旦白此話怎講。老白与老白同庚，旦白你這學生多大年紀，小省媽之我有十三岁。老白住口你這畜生誰个不曉得你十三岁，小娘子我兒有了十三岁。旦白又道男子有終須有，女子有四十九，男子瞞不过如你，女子瞞不过於我，你家媽之難道是六十岁还生你這學生不成。老白

娘子又道是枯竹林中生嫩笋，老牛也有产麒麟，我家妈，偏要生，偏要养，与你何干何涉，且公，你讲直言便罢，如若不然，公，你来着，若看什么，且看前面乃是什么人家，老白乃是大户人家，且你也知道是大户人家，却要与你辩，老白辩什么，且白与你辩理，老白且住人人说道，青凤亭出拐子，世向上只有男拐子，那有女拐子不成么，曾记得检子归家，不免将直言对娘子，细说一遍，其奈我何哉，且白为何背地成言，老白娘子非是老汉背地成言，娘子要问这畜生来历根由，我有一言你且听道。

老唱 曾记得，那年间，永乐皇帝大赦花灯，不论贫富去观灯，有妈，和老，二老双去观灯，观灯会胜过十年寿。

观花灯，打转身。又被狂风吹息灯。大街之上人挤人。二老小路转家门。行至竹林桥来过身。又听得桥下有人救悲声。到把我老吃一惊，我那妈，言道桥下有鬼哭神号，老汉言道此乃正月十五，灯亮未息那有鬼哭神号，是我行至桥下观看，又只见红漆匣一个，搬上桥来打开观看，匣孩儿一个，血书一封，金釵一支，是我抱回家来，束家去讨西家去化，化些乳奶将他养成送入学堂攻读诗书，学堂之内被那个天杀的搬动是非，将直言对我孩儿说了，我儿怒气不息走回家来，问着二老要他的观拿亲娘，老汉手执拐杖打也未曾打他，他就走了，老汉随急赶来，赶到此间遇见小娘子，就是这个来夫，且看这样看将起来，你这个孩儿就是

我的老白这小娘子我方与你讲了几句，就是你的孩儿，再要与你讲得几句，连老白都是你的孩儿不成么。白公不必如此，我有血书为证，老白好吓，你将血书为证，将血书上面咬得一字不差，二字不错，我的孩儿凭你带去，倘若一字差了，你来看白看什么老白前面是什么人家，白乃是多户人家，你既知道是多户人家，我就要与你辨，白辨什么老白与你辨礼，白公不必如此，我有血书为证，你有血书为凭，公你在一傍看来，如在一旁偷来，老白娘子请唸，白你且听道，白苦吓老白住口，我血书上面並無苦字打头，白公吓那乃是我母子分别之苦，並沒有上血书的，老白說了苦字。我兒就去了半，娘子讲吓，白公听道。起板

旦唱 未开言先流泪，尊一声公听我言。写血书周桂英多之拜上栓子人。薛保林由如亲生一般全。本当血书长。写十指连肝痛伤心，老公若还不肯信，两来而去十三春。

(小白旦、丑生、哭介) (旦唱起板)

旦唱 见孩儿好伤心。珠泪滚往下倾。自从母子分别后。为娘常挂在心。先只说母子不能会。又谁知凉亭又相逢。母子相逢好一比。小白母親好比何来。

丑唱 此子人居居四川重庆府。离城五里家有门。丈夫有名叫薛仁。他令貿易不回程。大娘在家起狠心。将我打在磨房中。不竟磨房生一子。苦之要害我儿身。左思右想难抚养。家人打救去逃生。又骂孩儿生八字。

他是庚子年間養。正月十五子時生。取名就叫蔣保林。金釵一支押書信。有人檢此枯柯。我的奴兒枯柯又逢春。白兒吓隨為娘的去。小白母親走下。老白方才血布上面被他糊里糊塗講了几句，他就將我的孩兒帶去，還要叫他射來，娘子請替。看將來做什。老白娘子我且问你，你這個孩兒是那個所生。是白家所生，老白何人所養。看有勞公之。吾養。老白既知道你生我養，莫講是個人，就是一塊麻石，老白抱也抱融了。要將孩兒站在高坡之上，凭那個叫來，那個帶去。白兒吓你站在高坡之上，為娘的叫你須要答應，同為娘的下東京，找尋你的爹。老白兒吓站在高坡之上，為父的叫你須要答應。少時買些果餅你吃，吉保兒吓，快些下坡同為父回去，你媽

媽在家是望于你。白兒吓快之下來。同為娘的往東京找尋你的爹。小白母親來了。老白娘子你帶孩兒往東京。我有一言你且听道。

老唱 求娘子，你是听。老奴言來听分明。你帶孩兒往東京。你母子到有团国会。張元秀孩子一场空。

旦唱 尊公之，免悲伤。奴今言來听分明。我帶孩兒往東京。倘若尋得夫君到。早修书信接你二老身。

老唱 罵娘子，不是人。花言巧語哄何人。倘若东京有好处。把我二老去之在九霄云。

小生唱 尊爹之，你是听。孩兒言來听分明。我到东京有好处。日后不忘爹媽恩。

老唱叫一声我的兒，你且听，为父言来說分明。倘若是我二老身亡过。你手持三片分紙三根香，走到坟前望一望。不忘二老搐了兒一坊。

小生唱尊奉，你且听。孩兒言来听分明。倘若二老身亡故。我也随带三片分紙三根香。到坟台哭一哭。不忘爹妈养育恩。

老白兒吓为父不信，小白爹不信，我就对天盟下誓来。

小生唱双膝跪在地埃塵。拜告虚空过往神。吉保忘了养育恩。老白兒吓怎样，小白爹听道唱五雷劈死青風亭。

老白改換呈祥，旦白快來。

老唱兒姣兒，把誓盟。为父才得放宽心。我有一言說与你

孩兒你記在心里。自古未晚先投宿。未朝鸡鸣早看天。过河渡水莫拾先。让人几步走天南。口干莫吃田中水。行到人家討茶湯。狂言細語叫干娘。为父言語嘱咐你。你可牢，穩，記在心。小白知道。

(小特介) 起換过坊老禁，全下

張吉保我的兒吓。黑了，吓。見姣兒他去了。心中好似鋼刀割。望不見孩兒打特身。未知何日又相逢。我本當碰死在青楓亭。使不得，媽，在家不知音。一路走我好悔。悔不該那年規花灯。悔不該大街不走走小街。悔不該竹林橋下將兒檢。悔不該把家来养成人。悔不該送往學堂攻市文。悔不該將兒赶出門。悔不該將血巾帶在

身悔不該將真言對着母子講，悔不該血書被他母子搶
去。二人到有因國會，想我二老棍子一場空。
白且住，想這畜生，我還哭他則什。老汉這裏來笑呵呵，我
那兒吓，苦保吓，我那兒吓。